活跃在西青地区的一支抗日武装

石泽年

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年。在华北的日本侵略军，抽调了7万多日伪军对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残酷的“铁壁合围”的“五一”大扫荡。日军推行“治安强化”，实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蚕食”。我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遵照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到敌人后方去，开辟根据地，变敌人的后方为前方，进行反‘蚕食’斗争”的指示，把一些大部队，化整为零，改编成若干个精干的小部队，插到敌人的心脏地区，开展武装斗争。

1943年初，新建立的津浦支队，后改名津南支队（以下统称津南支队），在李轩率领下奉命来津南地区开辟根据地。

津南地区系指天津以南，马厂减河以北，渤海沿岸以西，津浦铁路以东，即静海铁路以东及天津西、南一带。这一地区，自1937年7月日军侵占天津后，先后成为沦陷区。广大人民群众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敌人对津郊重兵把守，妄图建立治安确保区，巩固后方，以抽出兵力南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津南支队进入这一地区后，迅即建立了后方根据地，开辟了交通线，象尖刀一样插入敌人心脏，以巧妙的战术，不断打击敌人。

炒米店据点驻着伪军赵德谦部队的1个分队。这个伪据点在村口设卡，盘查行人，有“雁过拔毛”之称，群众恨之入骨。为了打开去天津南郊的通道，打击敌人的猖狂活动，1943年春，津南支队派冯景泉等6名武工队员，化装成小商贩，从沙窝过南运河，顺大堤到津浦铁路一侧，侦察敌情。这时来了一个卖果子、烧饼的小贩，冯景泉等就上前搭讪，通过聊天，了解炒米店据点的情况。天刚黑，他们来到了炒米店据点。哨兵问：“你们是干什么的？”队员们回答：“做小买卖的，天黑了，找个店住。”说着，冯景泉出其不意，冲上前去，用枪逼住哨兵，喝道：“我们是八路军，缴枪不杀！”吓得哨兵跪下求饶。随后，他们进入据点，一枪未放，就俘虏了十几名伪军。此次战斗，缴获大枪13支，手枪1支，手榴弹8枚，电话机1部。被俘伪军经过教育后，全部释放。

武工队拿下炒米店据点，对周围各村据点的伪军震动很大。他们主动和武工队建立联系，提供方便。从此武工队员可以自如地在这一地区活动，并向南郊地区推进。

大芦北口村距天津15公里，是进入天津的第一道关卡。这里有个姓张的伪军班长，常到岗楼附近茶馆，对来往行人百般敲诈，肆意勒索，群众恨之入骨。武工队决定派赵瑞深、李占鳌设法活捉他，纪金斗、崔子玉等人埋伏在公路一侧接应。1943年9月的一天，赵瑞深、李占鳌来到茶馆，发现只有伪军张班长在吃茶，便出其不意突然下了他的枪，并对他说：“跟我们走一趟。”张只好老老实实地随着他们出了茶馆。李占鳌在前，伪班长在中间，赵瑞深在后。这时突然从公路上开过来几辆汽车，伪班长趁机没命地从两辆汽车中间穿了过去，一边跑，一边喊：“不好了，八路来了！”赵瑞深和李占鳌迅速向外撤，岗楼上伪军随后追来。崔子玉连开三枪，后面的武工队员又扔出了2颗手榴弹，伪军们吓得掉头往回跑，缩进了

岗楼。武工队员带着新缴获的手枪很快撤出了大芦北口村。离天津近在咫尺的芦北口村，有八路军活动，这是敌人意料不到的。因此，虽然只是下了1个伪班长的枪，但影响很大。从此，敌人的活动有所收敛。

活跃在津郊一带的津南武工队还于1944年6月3日袭击了大泊伪警察所，缴获自行车5辆。6月4日，又袭击炒米店据点，俘虏伪军10余名，缴获步枪5支，子弹200余发。以冯景泉为首的武工队还在张家窝、老君堂、西琉城、青凝侯等村庄活动，开展政治攻势，不断打击敌人，迫使伪军头目如马文彬、经焕文、孙小眼等不得不与武工队拉关系、交朋友，不敢再助纣为虐。武工队员还不断进入市内活动。一天在去黑牛城的路上，冯景泉从夹袍里开枪打死了1名日军和1名伪警长，骑上敌人的自行车，平安地回到了傅村。

1944年7月的一天，伪天津米谷统制会的3名警察，在侯台子一带缉查稻米，与武工队员王宝林、王海山、李林清、孙玉发相遇。李林清骑着自行车朝着伪警察撞去，王海山等队员迅速跟上，这3名伪警察还没闹清是怎么一回事，就被缴了武器，捆起来扔到壕沟内。这次行动，缴获了2支三八大盖枪，1支手枪，100余发子弹。

1945年是抗日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这一年，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华北、华中和华南的日伪军发动反攻，摧毁日、伪据点，解放了许多县城和集镇，基本上把敌人逼退到主要铁路和公路沿线，大大缩小了敌占区，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冀中军区根据党中央和区党委的指示，于1945年5月，在天津周围地区不断向日伪军发动进攻。津南支队也在津郊积极活动，出其不意，打击敌人。5月，武工队先后砸了大泊、王稳庄伪大乡公所，并在部分村庄建立了抗日政权。6月，地方武装挺进津郊陈台子，在途中与敌伪军交锋，战斗20分钟，将敌击溃。击伤伪军2名，

缴自行车8辆。7月16日摧毁大泊村据点。同日，伪军20多人包围了陈台子村，妄图偷袭武工队。冯景泉闻讯后，命2个班上房阻击，自带2个班主动出击，击溃敌人，缴获自行车27辆。7月中旬，武工队袭击了四号房附近的日军岗楼，消灭日军近1个小队，打死日军13人，俘2人，并在纪庄子大桥开枪打死1名日军哨兵。

8月9日，毛泽东同志发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8月10日和11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受降及配合苏军作战等7道命令。令华北、华中和华南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军投降。并命令在冀热辽边区的人民军队迅速前进深入东北。我军在东北、平津、津浦各前线向日伪军开展了全面大反攻。

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中旬，我冀中八、九、十分区所属主力部队，先后在天津西部及北部的王庆坨、韩家墅、杨柳青、北仓等地和南部的小站向日伪军发起进攻。8月19日下午，十分区二十七团攻占杨柳青及其火车站，守敌除少数逃窜外，大部被歼。8月21日逼退李七庄据点守敌。同时，驻老君堂伪自卫团长赵德谦，李书田部400余人正式接受我军编遣。

8月下旬，津南县敌工干部徐根元带领王兰庄、梨元头等村群众抢收日伪物资。9月，杨柳青群众抢收了日伪仓库物资及铁锅店日伪农场的水稻。日伪军在津郊已无踪迹。

在此基础上，津南县委、县政府及各区党政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在津西部分村建立了农会、村公所，开展减租减息、雇工增资等活动，在斗争中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发展了一批党员，还成立了民兵武装，以保卫胜利果实。饱受敌人欺凌的津西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津城地下手枪队

张俊祥

1942年，是我国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最困难的时期，在冀中军区党委领导下，为了配合抗日根据地军民打破日伪的进攻和封锁，由谷立中、尚双凯领导的地下手枪队积极活跃在津城内外，象一把钢刀插在了敌人心脏。在打通通往根据地的交通要道、提供根据地急需的军用物资、掩护我方工作人员出入天津、护送国际友人前往根据地参观等方面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一、地下手枪队的建立

1942年"五一"扫荡后，上级决定分散游击，到敌人后方开辟工作。冀中军区领导派侯太和、耿长林、李长泰来津与谷立中联系并指示成立天津地下手枪队。同时任命谷立中为大队长，尚双凯为副队长。主要任务是打通天津通往根据地的交通要道。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化整为零，在市内与出入津郊的各个关口都建立了自己的联络站，每个联络站为一个小分队。共设立了11个联络站，即11个小分队。分布情况是：津西郊（现西青）东碾坨嘴村小分队，初期邢树旺任队长，后由李振元负责。以开水铺为掩护，经常出其不意的打击敌人，是津西地区一支精悍的地下武装力量。在独流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圈，津南咸水沽、河东郑庄子、河北中山路、南市估衣街和南开一带都有联络站。在河西下瓦房的小分队，队长是尚双凯，这里也是总联络站，尚也负责与各分站联络。这支天津地下手枪队是侯太和、耿长林、李长泰总负责，上面的领导人先为高万德，后易为储国恩。

二、打入“义侠队”

由于日军对我解放区封锁得非常紧，要想解决我方军需物资的运送问题，必须打入敌人内部。因此，组织决定由谷立中带领手枪队员打入敌人的“义侠队”。

当时的“义侠队”，是由天津铁路警务段的日本人阿布的授意，由华北运输株式会社收买了一批青红帮地痞流氓、恶霸等组成，负责维持京山、津浦、京汉铁路沿线的治安，其总部设在贾家大桥附近（现为河北区文化馆）。王四海（又名郝玉林）任队长，下辖四个大队，约有五百人，大都是王四海的徒弟。“义侠队”在铁路沿线对群众任意扣上“私通八路”的罪名，不死也脱层皮，他们敲诈勒索百姓钱财无恶不作，老百姓提起“义侠队”又恨又怕。谷立中对“义侠队”的来龙去脉侦察得一清二楚，深知“义侠队”在地方上的“威风”。经耿长林，尚双凯等人研究决定，利用侯太和与青红帮“同参”认识这层关系先打入“义侠队”，目的是取得公开合法身份后，打通天津和根据地联系，更好地进行“水陆护航”。

1943年秋的一天，由身穿西服的谷立中、尚双凯带着十几名手枪队员直入虎穴。来到“义侠队”总部，站岗与听差的发现手枪队员后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尚双凯回答：“我们是找王四爷的。”听差的说：“等一下，我去禀报四爷一声。”谷立中立即走上前从袋内掏出50个大洋塞给了听差的，同时小声说道：“找四爷有要事，给个方便。”听差见到这么多钱马上笑嘻嘻地点头并说声：“跟我来吧。”带着谷立中等人去见王四海。谷立中一边走一边掏出手枪，立

即将退了火药的子弹顶上膛，随后跟着听差的进了屋，谷立中先开口说道："哪位是四爷？"这时一个满脸横肉中等身材的人站起来回答："我就是！"谷立中马上双手抱拳客气道："久仰四爷的大名，今日一见真是三生有幸！四爷，我们是从上海来，也是跑着玩的，（跑着玩：乃系行语，指干同行的）听说四爷在天津很'威风'，我们也想给四爷当个差，不知四爷意下如何？"王四海见这来历不明气势汹汹的一伙人，心想：定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吱吱唔唔不表态。谷立中趁热打铁，马上掏出手枪"叭"地一声拍在桌子上，厉声说道："我想来个队长干干，不然咱俩就比比风。"一边说一边敞开胸怀。王四海被震住了。假作镇静地说道："咱们都是同行，有事好商量，要是看得起我王四海，你就来个队长干干！"谷立中一见王四海已答应，见好就收："好！四爷够朋友！"接着谷立中缓和地说："我们几个弟兄想借您的光，在天津玩玩，四爷给弄个证件也好少找麻烦。"王四海毫不迟疑地让手下人拿来十几个卡片，盖了"义侠队"的印章，每人都贴上了早备好的像片，谷立中写的是真名，尚双凯写的是代名，就这样，地下手枪队的队员们取得了合法的"义侠队"身份证明，进出各关卡哨所不受限制，在护送我方工作人员进出天津和转运军用物资、枪支弹药等任务中，尤其护送国际友人[①]前往解放区参观都没出差错，多次受到冀中军区领导的表扬。

三、地下手枪队闯关送盐

1943年12月，晋察冀军民极为缺少食盐。上级领导指示地下手枪队，想一切办法搞到一批食盐并要安全送往解放区。

为了搞到食盐，耿长林、谷立中、尚双凯几次碰头研究，统一了思想和行动的方法。因当时敌人对食盐进行专卖，控制很严，必须

① 将日本人白赖田送至华北局刘仁处。

先搞护照再搞盐。由于谷立中认识的人比较多，通过一位任邱老乡的介绍，认识了在盐务局工作的李孝治，这个人爱好抽大烟、喝酒。谷立中就多次请他到东兴楼吃饭喝酒，还送给他一块金壳怀表，李孝治才肯给弄了个证明。尚双凯也通过一个可靠的关系搞到了盐的批发销售护照。地下手枪队带着这个护照前往长芦盐场晃了一趟，敌人竟没有发现一丝漏洞，终于搞到一批食盐。

为把搞到手的食盐安全运往解放区，地下手枪队将运盐的重要任务交给河西下瓦房一位叫萧宝仲的，其原籍文安人，是地下手枪队发展的关系，他养有大车十几辆，专管跑运输，这个人非常可靠讲义气，每次交给他的任务都完成的很出色。这次他动用了十多辆大车，选派最得力助手薛景春负责，启程于西沽，过杨柳青奔当城，路经当城卡口土围时，有王二楞属下七名土匪把守，老远就冲地下手枪队高喊："你们是哪一部分的？"薛景春回答："我们是华北运输队的。"土匪又喊道："过来一个。"尚双凯走过去，到了喊话土匪跟前，照着他嘴巴子"叭叭"两个耳光子，然后训斥道："你没长眼睛，我们是'义侠队'的，误了老子的事，回来枪崩了你！"其他几个土匪一听是"义侠队"的，乖乖地放行。尚双凯故意冲赶车的说道："你们横点，谁再拦就用鞭子抽！"通过第六埠、经十一堡，过一溜堡直奔王口，到了王口卸车装冰排(托床)，由冰上转送到解放区。由于有盐务局的护照证明，又有"义侠队"这个合法身份作掩护，顺利地完成了搞盐送盐任务。

四号房伏击战

王守平　讲述
李中原　整理

1937年7月7日，北京城郊芦沟桥炮声一响，日军侵华的战争开始了。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战争不到一年，中国的半壁河山沦陷日军之手。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与日军八年的浴血奋战，把沦陷的中国领土从敌人手中一块一块地夺回来。解放区、根据地逐步扩大。到1945年，八路军向敌人展开了春季攻势，把冀中的日伪军都压缩到京汉、津浦的火车道沿线和平（北京）、津（天津）、保（保定）等几个大城市的近郊。

活跃在冀中平原的三十八团，奉令开到天津近郊，担负打击天津西南一带的日伪残余势力的重任。派出侦察排长冯××（任邱人），中等身材，长相标致。从他的两只眼睛里就看得出他是一个聪明伶俐、机智果敢、遇事不慌、胆量过人的小伙子。他奉命一直侦察到天津城的西南城角和海光寺一带，把敌人的部署和活动规律都摸得一清二楚。在返回的路上，他一眼瞟见一支巡逻的鬼子兵，迈着整齐的步伐，从纪庄子顺大堤直向西走，到四号房。然后又顺大堤向北拐弯奔向王顶堤方向。冯排长回到目的地找到团首长和肖参谋长陈述得到的情况。汇报后，团长一拍大腿站起来说："好！咱们就吃掉敌人眼皮底下的这一股巡逻队，给多多良（驻天津的日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头子）点颜色看看。”晚饭后，团长、肖参谋长找冯排长一直商量到深夜。

第二天，天刚亮，冯排长带着战士孙长海就出发了。孙长海是西郊（现西青）区高村人，家境贫困，从小就跟随父亲拉小车去天津卖青草，道路比较熟悉，地形地物比较清楚。两个人先到纪庄子敌人的据点周围去侦察。了解到日军侵华时，日本人就在这里驻扎一个日本中队，做为天津外围的防护部队，配备的武器较好，战斗力也强。里边还有个军犬训练班。后来日军前方战争节节失利，就把这支战斗力较强的日军开到前线，从日本国内挑来的新兵补充在这里。后来，又从这部分新兵中调走一部分，只剩下不足 30 个人。这支队伍的任务是：防护天津外围和监管大堤以里日本人开发的稻田。目前地里的水稻都长满了籽粒，他们就更加强了防护攻势。天天早晨出发，顺着大堤居高临下视查一遍，走到王顶堤伪乡公所吃顿午饭，休息一会儿，下午 4 点钟顺原路返回据点。冯排长和孙长海两个人摸清情况后，又到李七庄、赵金庄沿村侦察询问。把敌人的活动规律、武器弹药、人数等摸得一清二楚。然后又查看好适应打击敌人的有利地形。在返回的路上冯排长站住不走了，孙长海扭头说：“排长，情况都弄清了，咱们快走吧！”

“不行，咱们两个人可以随便在这里出出进进，带着队伍就不能这么随便了。”

孙长海问：“那怎么啦？”

“你是本地人，谁都知道你是这里的地理通，你要想想办法，咱们大白天要把队伍带进来，想办法躲开李大头、于台、辛院、付村和侯台等外围的敌人，打完这个伏击战，还要把队伍带出去，怎么样？”冯排长象下命令一样一口气把话说完。

孙长海登上高坡向四周环视了一下说：“没问题！咱们钻青纱帐！”

“你就先带我钻一趟！”

“好，咱们走吧！”

孙长海看准了方向，两人一前一后钻进青纱帐里。他们回到目的地后，向团首长汇报了侦察的情况。团首长立即批准他可以在全团内挑兵、选将、择武器。在战斗打响后，团首长亲自带队到指定地点去接应他。

冯排长接受任务后，反复思索任务的艰巨性。这次是带领人马深入敌人里边去打。打完了还得从突破口钻出来。就象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去战斗一样，弄不好自己就要被敌人咬个筋断骨头折。这个战斗不比往常，带人多了目标大，大白天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不好往里钻，因为要偷渡敌人两道封锁线，有的战士万一不慎弄出什么响动，敌人就会发现，遭受损失不算，整个计划就全完了。带的人少了，这么硬的仗，一旦打起来，也不能干净利索地全歼敌人。时间一拖长，敌人就会从四面八方支援上来，我军就要陷入重围。根据毛主席的战略方针，打歼灭战至少也要二比一。四五十个人的队伍确实通不过去。想了个一比一多点儿的计划，交给团首长通过了。冯排长在全团选了 20 个壮小伙子，每个人都带一支四环马枪和四个金瓜手榴弹，从团里挑了一挺捷克式轻机枪，自己又从一营长手里借到一个 8 倍的望远镜，饱餐一顿，然后三个人划成一个战斗小组，统一了联络信号，兵分五路向敌后插入。为了躲开敌人的耳目，从宽河出发直奔大南河村西钻进青纱帐，往南走大约五华里，来了个 90 度大转弯向东走下去，到程村南洼稍微停了一小会儿，又避开村庄和大道，趁中午敌人饭后休息的当口，从武台、辛院两个敌堡相隔不到 500 米的中间地带通过，直奔四号房。我军都按指定的时间陆续进入伏击日军的阵地。冯排长带着机枪射手和孙长海仨人隐蔽在一个被敌人拆毁的三间破房框子里，机枪口对准正北方向。战士们都潜伏在大堤下边的草丛里，每个人都自己做好简单的伪装，屏住呼吸，静候听令。

冯排长先逐个检查了自己的伏击队伍，他一个人走上大堤的

右侧看看周围的情况，农田里有农民耕地，大道上有行人来往走路，敌人炮楼上边的岗哨抽着烟来回游动……这说明我们的行动一点儿也没暴露。他又回到指挥地点隐蔽起来，举起望远镜观看敌人的活动。

太阳已偏向西南，冯排长抬手看看表，小针已指向下午 4 点，低头看看身旁的机枪射手和战士孙长海，沉着地举起望远镜，左手一拍大腿："啊！他妈的，等出来了！"

"还有多远？""在哪儿？"机枪射手和孙长海急着问。

"大概还有 4 华里。"

"我怎么看不见？"

"敌人穿的草绿色狗皮与青草差不多，望远镜里看着还费劲呢！"

孙长海又问："多少人？"

"看不准，他们是一字行。"然后扭头对孙长海说："通知大家，做好战斗准备！"

"是！"孙长海高兴地去传达命令。战士们接到命令把顶门子儿推在枪膛，把手榴弹的导火线拉出，屏住呼吸，准备着一场厮杀。冯排长又举起望远镜，压低声音，拉着长腔喊："正——前——方，敌人距离我们一——千——米，共十——八个鬼子兵，前边领头的扛着一挺歪把子轻机枪，走在队伍左旁的小官身背一支王八盒子，后边一个人牵着一条军犬。"

战士们听到冯排长的报告，观看冯排长指的方向，有的拍拍大腿，有的捋捋胳膊。

冯排长又拉着长音报告说："正——前——方，敌人距我们 500 米！300 米！100 米！"这时敌人都进入我战士的眼帘，机枪射手在正面看得更清楚，觉着敌人已完全进入机枪的有效射程，信手把枪托顶在肩膀上，冯排长往下一蹲，卡住他的脖子，把声音压得最低严厉地说："不能慌，没有命令谁也不准动。"机枪射手也知道，距

离越近，机枪的命中率就越高，况且敌人走成一字行，最好用子弹串糖堆，一颗子弹能串七八个敌人。

战士们都静听冯排长的命令。“50米！30米！”声音越喊越低，可是战士们却听得更清晰。等喊到“30米！20米！15米！”这最后一声怕是敌人已经听见了，就见冯排长的盒子枪朝天一举随着一声“打——！”突——突——突——机枪开叫，眼看着第一颗子弹就射中五个敌人，一梭子弹刚打完，敌人死的死，伤的伤，横倒竖卧地都倒在了大堤上边。埋伏在大堤两旁的战士，听到命令和机枪响，先把手榴弹抛向敌群，把敌人炸得血肉模糊，随着喊出冲杀声，象猛虎下山一样朝敌人扑杀过去。冯排长见大堤上出现我方战士，命令机枪停止射击。射手站起来向远方一看，敌人牵的军犬正在水里挣扎着，刚浮过对岸，抖了抖身上的水珠，撒腿向敌人据点方向跑去，我机枪射手点发一枪，军犬叫了一声一个跟斗倒下了。

冯排长跳出掩体喊：“打扫战场！”战士们检查被打倒的鬼子兵，见还有带气呻吟的就再补上一颗子弹。这次战斗共缴获轻机枪一挺，安度士手枪一支，步枪16支，手榴弹24枚，头盔18个。因敌人没来得及还击，我方无一人伤亡。冯排长站在大堤上看了看表，从打响到结束，共计10分钟。他马上带着人马，钻进青纱帐。经过青凝侯，奔向团泊洼和八十四团的全体指战员会师。

这次战斗，给驻扎在天津的日本司令官打了一闷棍，使日军的嚣张气焰大为收敛，不过八天时间，在中国横行八年的鬼子兵，接到日本天皇的指示，向中国人民宣布了无条件投降。

（原载1988年《河西党史资料通讯》）

巧　截　敌　车

邵　九　如

1944年7月16日，杨山泰率领我和张达、杨兴华与老沈等五名武工队员出现在津盐公路上。

津盐公路，北起天津近郊，南至盐山县城，是纵贯津南的交通要道。这条公路当时是条7米来宽的土公路。7月中旬，正是青纱帐旺盛季节，公路两旁的玉米、高粱一人多高，一眼望不到边。到了晌午，天气更加炎热，杨山泰带领我们4名队员，化装成过路客商，一律是带草帽、穿大褂，来到胡连庄村西公路东侧的两个小茶铺里。从这里向南再走出十几里就是马厂减河南岸小王庄伪军据点。根据我方市里"内线"情报：天津的一个日军头目今天乘车到小王庄去巡察。这里正是汽车必经之路，我和张达、杨兴华进了南头的茶铺，围坐在一张用木板搭成的桌子旁边喝茶，而杨山泰与老沈则在北头茶铺中向靠里的一张桌子旁坐下，杨山泰选了个面对公路的座位，老沈坐在脸朝北的地方，这样，三面情况都能看见。

我们五人刚坐下不久，就见茶铺外屋西北角紧靠公路边，一张小八仙桌旁坐着两个伪警备队员，一高一矮，正在盘查过路的商贩，硬说人家带的是私货，非要没收货物，还非要把人带走不可，看来存心敲诈，商贩们怎么央告也不行。

杨山泰对这两个汉奸的行为很是气愤，便对身边的老沈说道：

“你过去教训教训那两个坏小子！”老沈也早看不下去了，指导员发话了，他机敏的蹿到高个子的面前，朝他左右开弓“叭叭”地扇了两个大嘴巴子，还没等那伪警备队员醒过味来，老沈已从身后抽出手枪，把两个坏蛋押进了南头茶铺的里间屋。张达过来把住了门口。杨山泰随后进来，刚要审讯这两个俘虏，这时，杨兴华跑进屋报告：从天津方向开来一辆灰色小汽车。杨山泰随即命令张达看守俘虏，转身命令我们3名队员：“走！出去看看。”

我们四人疾步来到公路上，分别站成10几米的对角。我和杨山泰站在南头两侧，杨兴华和老沈站在北头两边。四人紧紧贴着路旁的青纱帐，使汽车上的敌人很难发现。

汽车由北向南驶来，就在汽车距离伏击圈大约30来米远的瞬间，我猛地跑向公路中间，举起手枪对准司机“叭”的打了一枪。司机赶紧猫腰低头用力刹住汽车，正好汽车停在伏击圈内。立即上前将汽车围住，枪口对准车内的人，我厉声喝道：“下来！都下来！”

于是，小汽车的门缓缓地开了。前门两个，后门一双。一个个都乖乖地举起双手，走在前面的都穿着伪军装。只有走在最后的一个30来岁中等身材的人，穿着白衬衣与白色西装裤。在他那有些惨白的圆脸上，一对大眼珠子滴溜溜地乱转，一边走，一边喊：“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其实这个自称是“中国人”的人，却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还有个穿着马裤，大皮靴的翻译官，再就是小王庄据点的伪军队长和汽车司机。杨山泰命令我们收缴了敌人的手枪，然后押着俘虏迅速地钻进公路东侧的青纱帐。

杨山泰指定杨兴华和老沈立即把日本人和翻译官连夜送往路西。对其余的两名伪军还有张达看押的那两个伪警备队员，经过教育之后都释放了。

这次战斗从开始到结束虽然不到10分钟，但在群众中的影响很大。当时在茶铺里的人都看到全过程，他们非常佩服八路军的机智勇敢，从此一传十、十传百，杨山泰和“神八路”的威名便传开了。

突　袭　大　泊

张　俊　祥

大泊村座落天津西南20公里处，曾是日伪时期确保的“治安区”。日军侵占华北推行强化治安，在村内设有伪警察所，有20余名伪警察充当日本人的走狗，平日横行乡里，欺压百姓，老面姓恨之入骨，却敢怒不敢言。

1944年5月，受冀中军区九地委的调遣，津南支队从苇塘基地派出两支队伍。一支是津南支队第二中队（亦称武工队），另一支是津南支队第三中队（亦称手枪队），分别由二中队指导员杨山泰（更名李庆林）和三中队长李成忠率领进入津南，武装开辟敌占区。这两支队伍开始是在马厂减河一带村庄活动，到5月初，向东挺进到大泊一带。

大泊，是我方越过津浦路之后，向东挺进的必由之路，这里靠近团泊洼，洼里水深苇密，与路西的苇塘相比，更便于部队的隐蔽。两支中队一直把这里作为路东活动的基地。可是设在大泊的伪警察所，却多次对两个中队的活动进行袭扰，于是杨山泰和李成忠商量决定拔掉这颗钉子。6月3日晚，由杨山泰和李成忠带领两个中队，对大泊村伪警察所进行了突然袭击，治服了这伙伪警，并缴获了5辆自行车。转天，将队伍开到炒米店，又袭击了该村敌伪据点，俘虏伪军10余名，缴获步枪5支，子弹200余发。两中队连打了两个胜仗，无一伤亡，士气大振，为大泊一带村庄的百姓出了一口气。

奔袭杨柳青

张 俊祥

1943年8月12日，在冀中军区党委统一领导下，十分区刘秉彦司令员亲率四十三区队，从苇塘（胜芳）长途奔袭津西重镇杨柳青，这是一次成功的带有战略意义的战斗。顺利地完成了晋察冀分局和军区布置的“外线出击牵制敌人，以收战役配合之效”，支援各友邻地区作战的任务。

一、芦荡深处定决策

在河北文安、大城之间，有个水网地带，人称文安洼，是无边无际的大苇塘，芦苇高达丈余，粗如小拇指，密密麻麻烟风不透，是个天然的青纱帐，是抗日游击健儿最理想的活动场所，人们称它为红色苇塘。

在1942年9月，十地委接到晋察冀分局和军区指示：“建立以白洋淀、文安洼、大清河一带之苇塘为主的游击根据地，逐渐向外扩张，恢复与开辟工作”。根据这一指示，十地委决定由司令员刘秉彦和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李孔亮先带一支小部队，以文安洼的苇塘为立脚点，在那里建设具备一定条件的抗日根据地。在刘秉彦和李孔亮领导下，这支小部队依托苇塘很快地打开局面，建立并扩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